

中秋,最甜不过桂花糕

罗铮

桂花树在我家乡随处可见。一到秋天,走到哪儿都能闻到桂花香。

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。每年中秋前后,金黄色的桂花热热闹闹开了,繁星般点缀在绿叶间,微风一过,便纷纷扬扬地落下了“桂花雨”,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花香。

我们兄妹几个的心被这香气熏得酥酥的、痒痒的,期盼着母亲早些动手,做那香甜软糯的桂花糕。

做桂花糕的第一件乐事,便是跟着母亲“打桂花”。她取来一根长长的竹竿,我们四姊妹则兴冲冲地抬出一张干净的油布,在树下各执一角“严阵以待”。母亲举起竹竿,仰起头、眯着眼,手起竿落,金色的桂花便簌簌地落了下来。我们紧攥着布角,仰脸承接这场金色的雨,桂花轻轻柔柔地落在脸上、衣领里,凉丝丝的,沾着满身浓香。我们笑声在院子里回荡……

收来的桂花,母亲总要再费一番工夫细细择净。她搬一张小凳坐在廊下,把混在花瓣间的枯枝碎叶拣出去。偶尔风来,撩动她额前的几丝白发,她也只顺手轻轻一挽,目光仍专注地落在那一团筛的碎金上。择净的桂花,用清水洗净后放在竹筛里沥干,母亲便利用这间隙磨米粉。

那时我家里有盘小石磨,母亲一个人就能推得动。她将糯米、粳米倒进磨盘,每转一两圈,便用手指轻轻拨些米粒进磨眼。很快,雪白的米粉就从磨缝之间落下来。磨米粉时,米不能拨得太多,也不能赶得急。否则米粉粗粝,桂花糕就失了那份松软绵密。看到母亲累了,我们便轮流上前搭把手,让石磨在合力之下转得更轻快些。

母亲做桂花糕时不许我们打扰,我们只能扒在厨房门框边,探着头悄悄张望。母亲系着那方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,将择净的桂花拌进米粉,撒入

白糖,淋上少许猪油,再徐徐注入清水,开始慢慢地揉。

她双手在粉团间来回翻飞,像抚琴,也像梳妆,轻快中带着说不出的沉稳。那一团起初混沌、带着黄斑的白色,在母亲的手底下,渐渐变得光滑、柔润,最终成了一个温顺的整体。然后,母亲再将面团分成小块,轻轻揉圆,放入模具中压平,制作成一个个形状各异的桂花糕。

等它们发酵后,放入蒸笼,用文火慢蒸。灶膛里的火苗温柔地舔着锅底,厨房窗户上,白汽渐渐弥漫开来,结成一颗颗晶莹的水珠。很快,一丝甜香便飘了出来,馋得我们直咽口水。

终于,母亲揭开了笼盖,一团巨大的带着桂花香味的白雾轰然腾起,弥漫了整个厨房。待蒸汽散开些,便露出一方方润泽的、半透明的糕体来。那嵌在其中的桂花已褪去了原先耀眼的金黄,变成了更沉静的、琥珀样的颜色,

像是将所有的香与魂,都毫无保留地凝在了那一点里。

我们早已按捺不住,一拥而上。顾不得烫,拿起一块就送入口中。

“慢些吃,好东西要细细品。”母亲站在一旁,笑眯眯地看着我们,眼神里满是宠溺。可我们哪里忍得住?那糕在舌尖上是先触到一丝清凉的甜,接着是桂花的馥郁,最后才是米香——那是一种极朴素的、来自土地深处的香气。不知怎的,我总觉得母亲的桂花糕里,除了糖和桂花,还掺了些别的东西。是什么呢?是秋日清晨的露水?是竹筛滤下的月光?还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旧时光?

许多年后,我尝过各色精致的点心,却总觉得不及母亲那方朴素的桂花糕。那糕里,有竹竿轻敲树干的声音,有油布上金色的花雨,有母亲在灯下专注的侧影,更有那满院关不住的、泼天似的秋香……

朋友圈里过十一

晓奕

早晨5点,微信群里消息不断,把我从睡梦中吵醒。打开手机一看,群里大家或是分享图片、发表情,或是展示写诗、书法和绘画作品,热闹非凡。

朋友圈更是精彩。有人晒秀丽风景,有人分享品美味佳肴,还有人甜蜜地秀恩爱。置顶的是同事老李发的照片,一家三口在车里对着镜头比“耶”,小儿子露出两颗大门牙,笑容灿烂。车窗外,天空湛蓝,枫叶如火。

放假前,老李为抢车票费了不少心思,可最终还是没抢到。“旅游达人”江南给他出主意,建议自驾游,并帮忙规划了一条人少景美的路线,还说油钱和车票钱差不多。老李采纳了

建议,一大早就出发了,我留言祝他一路顺风。

旺旺的微信头像左上角多了一抹鲜艳的中国红,好多好友也悄悄换上了类似的头像。吃早饭时,叔叔发来微信,说朋友圈好多人换头像,特别有氛围,问我怎么操作。我弄好图片发给他,他换好头像后发朋友圈:“为祖国母亲庆生,必须保持队形一致!”

我在家中通过朋友圈“云旅游”,看着大家分享的美景、趣事,我仿佛身临其境,跟着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前一晚,父亲叮嘱我今天回老家帮忙扒玉米。我赶忙起床,洗漱后便往老家赶。到了老家,乡亲们正热火朝天

地劳作着,有人带头唱起了有年代感的歌,大家干劲十足。我也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,和乡亲们一起为漫山的金黄而欢呼。我把丰收场景拍成小视频发到朋友圈,晚上一看,评论区满是有趣的打油诗:“少壮多学习,长大掰玉米!”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掰玉米!”“亲朋好友如相问,就说我在掰玉米!”“问君能有几多喜,恰似开怀掰玉米!”这些打油诗逗得我哈哈大笑。

睡前再次翻看朋友圈,我被祖国各地的美景深深震撼,更从大家的分享中感受到了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幸福。这种幸福无关财富,而是源自内心的满足与自信。

我邀古人赏中秋

赵浩平

中秋节晚上,我独坐在院子里,随手翻开一本书页泛黄的诗集。忽然间,心里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,总觉得那些写诗的古人,趁着月色回来了。

第一个来的是苏东坡。他穿着长衫,笑容可掬,提着一坛杏花酒。“且将新火试新茶,诗酒趁年华”,他随口诵起一句诗,然后坐在老槐树下,倒了一杯酒,“今夜月色这么美,来,喝一杯。”我接过酒杯:“您那么豁达,怎么会写出‘十年生死两茫茫’这样让人心疼的句子?”他心里一酸:“人啊,再洒脱,也逃不过一个‘情’字。爱过的人,记得的事,一辈子都放不下。”

话音刚落,李白来了。他脚步有点晃,望着月亮大声笑道: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——这月亮,是我的知己。”他一屁股坐下,从怀里掏出个酒壶,仰头灌了一大口,酒顺着嘴角流下来,“这酒,敬天,敬地,敬我自己。”

王维来了,他静静地站在树影下,像一幅画。他望着月亮轻声念着: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”我看着他,心里忽然变得很安静。我不敢打扰他,悄悄把一块月饼放在石桌上,算是敬这位最爱山水的诗人。

白居易姗姗来迟。他步伐很稳,坐下后轻叹了口气:“浮云一别后,流水十年间……我们都是漂泊的人,今晚能遇见,就是缘分。”他讲起江州的日子,讲自己坐在船头,听着琵琶女的曲子掉眼泪。他也说起长安的繁华,心里却像一叶孤舟。最后他抬头仰叹: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其实啊,心安的地方,就是故乡。”

夜深了,风轻轻吹,虫鸣声渐起。月亮更亮了,照着我,也照着千年前的他们。我不再想他们从哪里来,也不问他们会不会走。我只知道,这个中秋,我邀请了古人一起赏月。

中秋板栗口口香

叶炎

更入得药典,养胃健脾,补肾强筋,仿佛将山野的元气,也一并凝在了那金黄的内在里。

在我的老家,它们俗称为栗,只是大个的才叫板栗,小个的则唤毛栗。板栗寻常日子不易见,要等到中秋的餐桌上,与鲜嫩的小公鸡同烧,算是一道镇得住场面的硬菜。毛栗则亲民得多,小时候,秋日市集小贩的担子上,几分钱便可买一小竹筒,其实不过二三十粒,倒在掌心,热乎乎的,剥开来,那股子又香又甜的劲儿,是童年里最朴素的念想。

中秋之夜,百姓人家的餐桌上,月饼邂逅板栗,那是天然的绝配。月饼是团圆的象征,天上月圆,人间团圆;板栗,因为“栗”与“利”同音,便有了“事事顺利”的好彩头,“栗子”又谐

中秋节前,朋友从大别山捎来半袋山珍——板栗。一个个毛茸茸、褐油油,结实饱满,像是新生的萌娃。

记忆里,板栗是挂在深山峻岭树上的果子,浑身裹满了刺,像一只只小刺猬倒挂在树梢。每到这个时节,万山红遍,山农们须得戴上厚厚的帆布手套,用剪刀小心地把它们从树上剪下,回家后再较开扎人的外壳,方见里头温顺地躺着一颗颗褐色的宝贝,相依相偎,像是天生就该成群结对。

老人常说“三个板栗一碗饭”,其淀粉之丰,近乎谷物,少了几分油腻,多了几分矿物质与多酚的清雅。古人笔下,它更是难得的佳物,“秋林栗更肥”“擘黄新栗暖”,一个“肥”字,一个“暖”字,便将栗肉之甘美、之熨帖,说透彻了。它的好,不止于口腹,

音“利子”,更寄托了长辈对子孙平安成才的殷殷期盼。这小小的山果,便不只是果腹之物,更寓意成人世间美好的愿景。

妻子是最懂这滋味的。她将板栗稳稳地立在瓶盖上,细细地切出十字花刀,然后放入电饭煲,加一勺白糖、半勺菜油、半碗清水,轻轻搅匀,盖上盖子。不多时,便有甜暖的香气丝丝缕缕地溢出。揭开一看,个个像笑开了花,露出金灿灿的栗肉。拈一颗入口,软糯、香甜,那股暖意,直落到底。

“秋来栗果满枝头,金甲虬髯护玉球。莫道山林无美味,此中甘饴胜瑶酒”,中秋的板栗是山野的秋声,是记忆里的炊烟,是舌尖上化不开的乡愁,更是这清辉朗朗的月夜里,我们所能拥有的、最朴素也最绵长的祝福。